



清 乾隆 龍紋硃墨 長8.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明 國寶墨 直徑12.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墨之為用
煙、膠合製之墨，在其問世之日起，一直為中國古典文化與文明的創造、保存及傳播服務，作出巨大而永難磨滅的貢獻。在墨發明之前，人們以竹染漆作為書寫工具，墨發明後，早於先秦時期，墨就逐步取代刀筆漆書，在竹簡、木牘上記錄公、私文獻，以及日常事物（上世紀後期湖北雲夢地區已有大量墨書秦簡牘出土）。同時，墨亦開始被用來進行書畫藝術創作，《莊子·田子方》：

「宋元君將畫圖，眾史皆至，受揖而立，紙筆和墨」，即是最早見諸文字記錄的例子。再者，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宋活字印刷術，更是因墨能印刷文字而得以成功，為中、外書籍的印刷、出版與流通開歷史的先河。清代古墨收藏家、研究家萬壽祺（字年少），曾總結墨的歷史功績說：「夫墨之為用，既以代刀筆漆書之勞，而就諸簡，上焉昭聖賢道法精粗之編，中以供政教詔詰典制之用，下以給文武士庶尊卑書記之需，內以教

諸中國，外以播諸四夷，久以傳諸後世」（《墨表》），善乎哉！萬年少之言。古墨有「國寶」二字之銘者，為其他日用工巧器物所未曾有，可見墨在古人心目中地位之高。必須著重指出，中國傳統的書畫藝術，非墨不行，後者係前者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之一。佳墨煙細膠清，磨研後注汪硯池間，非膏非脂，湛湛如止水，黝而有光，書家、畫家揮毫落紙，滑脫無留滯，輕清有餘潤，濃淡疾徐悉如人意，天趣具足，一幅千

前言

墨，作為重要書寫、繪畫用品，與筆、紙、硯合稱「文房四寶」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徵。歷史上，墨——指用植物煙和動物膠合製的人工墨，非天然的石墨——曾為帝王、曾為官府專有專用，民間不敢私造，墨

的身分可謂高貴。在漢代，守宮令主御筆、御墨；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糜大墨一枚、小墨一枚；皇太子初拜，給香墨四丸。大學者揚雄觀書石室，帝詔令尚書賜筆、墨。東漢時，方國貢獻競求珍麗，鄧皇后即位，不尚奢華，尊崇文教，珍麗之獻禁絕，歲時

但供紙墨而已，墨的可貴重，超乎珍玩之上。晉大將軍陶侃，以墨二十枚獻帝，墨成了大臣饋贈皇帝的高尚禮物。漢以後，各朝王宮例有藏墨，皇帝常以墨賞賜臣下，大臣亦常以墨進獻皇上，墨擔負著增進君臣情誼的重任。

論墨后言

夫墨之為用，既以代刀筆漆書之勞，而就諸簡，上焉昭聖賢道法精粗之編，中以供政教詔詰典制之用，下以給文武士庶尊卑書記之需，內以教諸中國，外以播諸四夷，久以傳諸後世——《墨表》

李正平





明 方于魯 蓮華藏世界圖墨 徑12.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秋傅頌的字、畫，皆因此而誕生。明代大書畫家宋珏云：「書畫用墨，煙霧晦濛，氣韻生動，別增盤礴之興，良由其煙細膠清，劑和杵熟，流利滑潤，故不粘碍毫端而渾融楮上。至於移蘭運竹，醉後淋漓，濃淡相間，遂欲生成。」這是名家的經驗之談。更有進者，好的書畫不特藉墨美於當時，而且藉墨傳美於後世，蓋因佳墨

性質耐久，抗濕抗黴，不溼不脫。今天人們所看到的晉、唐法書，宋、元名畫，時間在千百年以上，而形神保全，風采不減當年，皆有賴於優良的煙膠合劑墨的不可取代的特質。

松煙·油煙
唐、五代以前，造墨用的煙係松煙，魏詩人曹子建「墨出青松煙」之咏是也。取煙的方法，是造灶燒松木，收煙之掛於突上如片如珠者，稱松煤，突離火愈遠煤愈佳（松煤、松煙一也，古籍中通用，清謝崧岱《論墨絕句》以為不能「混而為一」，

並謂松煤乃「木炭」，強異之，非是）。至宋，基本上仍用松煤，但亦開始嘗試用桐油、清油、麻油取煙的油煙。其時有純用油煙者，如胡景純；有用油煙、松煙相半者，如蒲大韶；有以松木雜漆滓燒煙稱漆煙者，如沈珪。然此時取油煙法欠佳，造墨色不黑。蘇軾根據自己的經驗，改進燒取桐油煙的方法，其黑殆過松煙，但如何與膠、藥相調仍未得法，墨仍非好墨。此時蘇軾認為，問題在調劑，而「非煙之罪」（《東坡外集》），桐油煙作為優質造墨材料已獲確認，只俟調劑之合法。入元後近百年，油煙的調劑問題似乎仍未得到解決，名家如朱萬初依然以松煙墨鳴於世。

至明，聲光大變，嘉靖年間製墨大師羅小華善用桐油煙製墨，「價值萬金」，名噪一時。之後諸家仿效與進一步改良，其中以程君房、方于魯等人入漆燒煙的超頂漆煙、五石漆煙，尤光黝堅澤，最負盛譽，桐油煙由是大行其道，松煙幾被淘汰。桐油煙得寵的原因主要有一、製墨堅黝潤



明 永樂 國寶墨 長18.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明 羅小華 「松華」墨 直徑9.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

明 胡開文製 五老圖 一套五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統文化的工具，好墨製作本身，亦是一門精緻的學問，非學識悟性俱優者不能。

製墨名家

古人製墨，成就卓著、貢獻良多者，代有其人，他們功在歷史，

不應被忘記。三國魏韋誕，字仲將，官侍中，善書法，諸體並工。為歷史上第一個知名的製墨大師，有墨方傳世，後人稱道「仲將之墨，一點如漆」。南朝宋張永，將軍，涉獵書史，能文章，善隸書，又有巧思，紙墨皆自營造。文帝每得永表啓，輒執

玩咨嗟，自嘆供御者了不及。唐李陽冰，官將作大匠，兄弟五人皆負詞學。精書法，有「筆虎」、「倉頡後身」之稱。善造墨，曾造巨錠御墨，「面蹙犀紋，堅澤如玉」。祖敏，唐時墨務官，製墨必用鹿角膠，名聞天下。南唐奚廷珪父子自易遷歎，因造

澤、容華煥發勝松煙；二、桐油得煙較多（明人法，每百兩油可得煙八兩，見沈繼孫《墨法集要》），而且墨成愈久愈黑愈堅；三、經千百年的採伐，可製佳墨的古松日少，桐油煙為墨業開闢了新的煙料來源。

入清之後至十九世紀末使用「洋煙」，製墨以油煙為主，並有加入松

外求。適合造墨膠的材料，有鹿角、牛革、驢革和鯉魚鱗，選用均極精嚴，地氣、天時、火候無敢稍懈。而魚膠僅為助黑，用量控制尤苛，否則氣穢敗質。治膠之要在求其清，透明而有光澤，昏濁臭穢不如法，皆非所宜，連最有經驗的墨家亦以此為難，不敢絲毫大意。

膠氣，良薑性辛發諸香。諸藥之用皆宜適量，否則有害無益，如腦麝多則引濕敗質，硃箔多則蝕色不黑。對藥性功能的認知，對用量多寡的斟酌，都是歷代墨匠們在長期實踐中摸索得來的寶貴經驗，凝結著匠師們的才智與心血，造詣至深。墨不但是締造傳



明 龍香御墨 縱8.8-9.0公分 厚2.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煙、漆煙的，松、漆俱增黑，而松更取其剛以濟油之柔，漆更取其敵水以抗蒸之濕，俱至佳。取煙的過程非常辛苦，匠人於不透風的燃燈室中，日夜守候，及時掃取靠微縹渺的煙灰，煙料因而非常醇美。由於煙料醇美，明、清古墨的質量遂臻歷史最高峰。

治膠

製墨，以治膠為要，亦以治膠為難。古人認為，膠好、煙好，墨自好；膠劣，即使煙好，亦不能製善墨。蓋因膠好，清醇而力大，則煙膠相契、相劑、相受、相入，墨乃堅凝有體，經久不敗。且煙煤本具之光，必藉良膠以發，膠昏濁，則煙光黯然失色。故名匠製墨，膠必自造，不假

製墨，以治膠為要，亦以治膠為難。古人認為，膠好、煙好，墨自好；膠劣，即使煙好，亦不能製善墨。蓋因膠好，清醇而力大，則煙膠相契、相劑、相受、相入，墨乃堅凝有體，經久不敗。且煙煤本具之光，必藉良膠以發，膠昏濁，則煙光黯然失色。故名匠製墨，膠必自造，不假

用藥·用香

大約從漢開始，製墨即用多種名貴中藥材和香料，以增墨之光、堅、黑、潤、香、色，提高墨的質量和增加使用者的快感豪情。漢、魏時，已有香墨賜皇太子；傳世章誕墨方，即以真朱（硃砂）、麝香為配伍。至唐，李白賦詩云：「上黨碧松煙，夷陵丹砂末。蘭麝凝珍墨，精光乃堪掇」，為墨用藥用香之實錄。諸藥之用，因藥性不同而發揮不同功效。大凡皂角除濕氣，梔子仁、青黛去膠采，黃蘗研無聲，川烏頭膠膠強，硃砂益色，金箔取堅，紫草、蘇木染紫，秦皮色碧，且助墨書不脫，潤用雞子清，增肥用巴豆，豬膽汁、熊膽汁取光潤耐久，其餘龍腦、麝香、細辛、丁香、藿香、陵零香等，取香解

墨精善，獲賜國姓李，世代務墨，屢為墨官。所製墨「豐肌膩理，光澤如漆」，「置水三年不壞」，「其堅如玉，其紋如犀，寫踰數十幅，不耗一二分，名震天下」，並為天下後世製墨以徽歎為中心奠定基礎。宋，墨業長足發展，名家輩出，不勝枚舉，如潘谷能隔囊辨墨，其所製「香徹肌骨，磨研至盡而香不衰」；常和膠法殊精，「歲久磨處真可截紙」；沈

尤其在宋代，士大夫涉足製墨更為突出，除天才富贍、多才多藝的蘇軾外，文人晁季一、賀方回、張秉道、康為章等皆喜製墨，他們資地高韻，創意出奇，「能精究和膠之法，其製皆如犀壁也」（宋何遜《春渚紀墨》）。再如藝術天賦奇高的宋徽宗趙佶，所造蘇合香墨，尤為古今絕品，價比黃金。明進士張秉文謂：「文人有識，故其悟物微；文人有致，故其造物雅；文人有膽，故其用物弘。……法不可不悟，製不可不雅，才不可不儲，是墨必出於文人而後可」（題《墨海》）。文人知識較廣，且日親翰墨，有使墨經驗，知墨之優劣所在，有助他們尋求改進墨質的方法與途徑。

德才兼備 用韻並具

古代有識之士，闡墨之微，言墨有玄德、天才、神用及神韻，視墨為摯友。「以摩頂放踵利天下」，「入水不漬，著手不污」，乃墨之德（方瑞生《墨海》）：「混沌既開，資爾玄德，不噉不昧，為天下式」，

珪悟廷珪對膠法，墨成「其堅如玉石」；蘇軾造墨至好，命工人潘衡所製，銘「南海松煤，東坡法墨」，名聞遐邇。明代墨業空前興盛，湧現許多大師級墨匠，如方正、邵格之、羅小華、程君房、方于魯、方瑞生等，猶如天上繁星，皆專精悉力（有的甚至放棄仕途專心製墨），凝神進道，才藝俱佳，墨臻絕妙，將明代墨業推向前所未有的境界。清代墨業延續明

是墨的玄德（程君房《玄元靈氣墨銘》）。「墨有天才，韜而不露，隨人揮灑；湖泮江河，流泉澗石，玄符寶錄，怪牒神經，風雅悲歌，慷慨激烈，悉如人意」；「墨有神用：天地之變，山川之奇，草木之蓄，鳥獸之形，神鬼之狀，古今之藏，心靈之巧，至於可見不可見，可聞不可聞者，能傳而盡也」，是墨的奇才與妙用（《墨海》）。「黑擬點漆，翳若浮嵐」（同上）；「書畫用墨，煙霧晦濛，氣韻生動，別增盤薄之興」，乃墨之韻。墨因德與才兼備，用和韻並具，文士於墨，遂云「堪當友朋，何妨莫逆而笑」，視墨為快心莫逆之友。這雖然是文士的詮釋與讚嘆，但亦反映古人對墨懷有深厚的感情和獨特的理念，體現人與物的統一，人對物的感恩，與中國「天人合一」、「物我共生」的古典哲學一倫理學思想一脉相通，是深廣的古墨文化的核心及基石。

清《借軒墨存》載西冷宋嗣京

「鏤月開雲」墨銘一則：「體靜而動，質闇而章。用之則行，舍之則

代的發展趨勢，達到歷史最高峰，四大名家曹素功、汪近聖、汪節庵和胡開文，是迄立於高峰上的巨擘。高宗弘曆酷愛佳墨，收藏佳墨，曾詔延汪近聖的兒子進京教習造墨，對清墨的發展影響甚大，功尤不可沒。

在古代，墨的改良與創新，文人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。上文列舉的各個年代的製墨大師，大多為學識豐富、能詩能文能書能畫的知識分子。

藏。霏霏乎散珠玉於毫端，洋洋乎涌雲烟於賦上。磨不了宇宙間英雄豪傑，傳不盡古今來帝王卿相。嗚呼，眾妙之門，丹黃莫高」（丹、黃，古代崇尚的兩種顏色）。宋氏墨銘以老子「道……眾妙之門，玄之又玄」理論，闡墨體用之精微：動靜一體、顯晦無異、用行捨藏、本性自在……，將揭示墨的哲學本質提升至極致，即「眾妙之門」的道的層面，微妙無形、玄之又玄，尤為奧邃深邃。此銘是前賢有關墨的哲學思考的深刻概括，與精采表述。墨義之精微奧妙如此，故蓄墨每為儒林（知識分子菁英階層）雅好，良有以也。

藏墨

良墨寶貴，古人珍藏如同拱璧。蘇軾本人非常愛墨，藏蓄至數百錠，有所餽遺，則惇惇囑咐對方「珍之珍之」、「寶秘之」。古墨即使殘缺不全，前賢亦珍而重之，視為斷金碎玉、殘珪斷璧，爭相誇玩。有的甚至嗜墨成癖，啜飲書餘墨瀋。古人視藏墨為極高雅的行為，宋人馮盛笑謂盧



明 程君房 蘭亭修禊圖墨 直徑1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兩面皆模印蘭亭修禊圖像，其中一面模鈐「程大約」印。



清 曹素功款 御製耕織圖詩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全套分裝二描金龍紋漆盒內。首件並耕圖共24件一盒，織圖23件一盒，作集錦式造形，大小邊角曲線略作變化，恰能共組於盒內。

杞曰：磨墨錄《離騷》古本，勝日持綾刺（用絲綢做的華美名片）到處鑽營的「名利奴」多矣。古人以翰墨為富有，宋彭淵材遊京師十年，返家僅囊古墨一錠、文與可竹一枝及歐陽修《五代史》稿一部，而自言「富可敵國」。古人敦重誠樸，藏墨非為漁利，而是時或晴窗把玩，時或韻友傳觀，歌吟贊詠，陶冶性情，追求心靈的享受與滿足，這是傳統藏墨文化的靈魂。

程君房的藏墨理念更進一步，他預言「我墨百年可化黃金」，勸人「寶之藏之」。他的著眼點是「世世相傳，振起簪纓」（程氏「金不換」墨銘）。蓋世代藏墨之家，必親翰墨，兒孫好讀詩書，成就高才，「學優則仕」，出任高職，為國棟樑。歷史上最有名的宰相之一司馬光，別無嗜好，獨蓄墨至數百斤，自言「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為也。」其期望與程君房的「振起簪纓」觀念正同。雖然君房亦知其一片好心不易實現，因而有「易傳者法難傳者心」之慨。但無論程氏，無論司馬氏，他們的藏

墨理念，千百年來，一直是藏墨文化的最高境界，許多世守詩書翰墨之家，的確亦人才輩出，簪纓累代，朱紫滿門。

複製和仿製

墨有原製、後製、複製和仿製。著名墨匠生前手製，或加減指授工人製造，為原製。若干年後名匠之子孫

後代原模再製，為後製。原模或毀或亡，刻模再製為複製。仿製則是某牌子的墨很著名，其他墨肆仿效生產。仿製存在兩種情況，一是名肆精仿，與原製可爭一日之短長（已知幾乎所有明清名肆都曾精心製作仿古、或仿當時某著名牌子的墨出售）；一是下

流墨肆為了射利，假冒原製，粗製濫造，此類仿品就是所謂「贗品」。鑑

墨分辨原、後、複、仿、贗，至為關鍵，往往可以決定一錠古墨的歷史命運和價值，需審慎從事。尚有一些名墨，一墨二模、一墨一模而二家製、一墨多家仿製，質量又在伯仲之間，以致難以分辨何者為初製、原製，何者為後製、複製，除非資料記載，傳承有緒，否則就難以深究（時至今日似亦不必深究）。

在清乾隆年《歙縣志·食貨志》中，墨分為文人自怡、好事精鑒和市齋名世三種。前二種是少數人為特定目的而造的墨，第三種則是墨肆生產作為商品出售的製品。就數量而言，前二種不多，量大並廣泛流傳的，是第三種。就質量而言，前二種自屬精品，第三種則有精有粗。如明程君房墨以玄元靈氣為極品，然據清邱學勛的意見，「九螭四兩一餅者為上，釘頭塊者次之」（《百十二家墨錄》），同一種名牌墨質量亦有上下之分；又如清曹素功的紫玉光墨，「紫玉光」之名為聖祖御賜，是其最著名的品牌，其製尚有「充貢、選煙、市售」的不同（徐康《窳叟墨



明「金八寶」集錦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八件小墨，樣式、作者俱不同，共盛於一紙盒內。是明中葉以後集錦墨風氣下的產品。

錄》），等級顯然，鑑墨者必須具備这方面的知識。

此外，不能不知曉的，是貢墨、御墨（御製、御用墨）、名人選煙定式自製墨中，有原製正品，亦有後來轉為市品的，因市品數量較多，傳世的名牌名墨品，不少屬這一類。這類墨質量或不及原製正品，然皆出自名肆，且牌子響噹噹，其劑料應仍屬一流。譬如汪近聖的四庫文閣詩墨，本為御墨，進入內府，而後來所製供出售用的墨品。清人曾以程君房、方于魯設肆售墨，而認為程、方墨「不足珍賞」，實屬偏見。

實用墨和工藝墨

古墨又可分为實用、觀賞兩大類。前者無論墨肆應市生產，抑或名人選煙定式，只要製以供書、畫，以實用為主要目的，都得稱之，此類墨較小型，一般在數錢至數兩之間，太大不便於用。後者主要為了觀賞、餽贈、收藏，體聚較大（有的則製為套墨、集錦墨），多在一斤（五百克）以上，講究裝飾，各種花紋、詩文、

法書，乃至名畫，錯金賦彩，觸目生歡，以富有歷史文化內容和審美價值為重要元素，近世被稱為「工藝墨」（日本專家則稱為「豪華墨」）。實用墨和工藝墨材質，都可以有精、有粗，看製作的標準與對象而定，不能單以種類分軒輊。

只是，歷來藏墨者多以小型實用名墨為重，各家著錄幾乎清一色這類墨，即使贖餘破碎，亦必誇示備至，而貶大型工藝墨為「徒供悅目眩觀」，直以「大塊墨」之名調侃之，明、清以至近代，都有藏家存此偏見，以致收藏範圍受到很大局限。其實，以收藏、鑑賞而言，工藝墨較實用墨更優勝。因為一來大墨難工，苟非工料上乘，很難做得厚大有體不敗（墨以厚大為佳，宋晁季一論之早矣、詳矣！見晁著《墨經》）。二來墨上書畫騰輝，五彩爭艷，不特美學趣味雋永，足以娛心悅目，更因各種文化信息豐富，有助後人了解歷史、汲取知識。舊時宮中收藏名家墨，亦多是鉅錠大笏。這些名家墨即便轉為市品，品牌商譽、墨肆家聲所繫，質

馨而不斂。五、潤，色澤古潤如烏玉。六、滑，研磨如犀，無聲。七、雅，取則於古，形制不俗，有一種文雅氣、古典味。八、古，真正古墨外色昏暗蒼老，古色古香，膾炙古者絕無古色，作舊只能暴露其作偽。「墨所貴者神，而傳神者氣色耳」（《墨海》）：「色黝、氣芬、體堅、質膩」，鑑墨之要也。

今時今日，古墨難以用磨試的方法來鑑裁了，而古墨逐年既久，色光難免起變化，傳承資料難免佚亡，以及一些精仿墨本就足以亂真，故鑑識古墨存在一定難度。只有多讀書，多閱圖譜、多接觸與收藏實物，浸淫多年，增長學識，積累經驗，鍛鍊眼力，才可減少失誤。其中尤以增長學識最要緊，前人以為蘇東坡目能辨十三家墨法，「較然而不惑于次第，豈不以學識哉！」（明麻三衡《墨志》），真灼見也。

結語

古墨係中國國粹之一，歷史悠久，用途廣泛，文化積澱深厚，北京有關部門正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

量仍較常墨倍徒勝之。

鑑墨

如何鑑墨？前人提示的經驗和方，首先是要克服一些常犯的毛病，如聞香悅飾，如震於墨肆大名，而不審其真偽、優劣之質，都是要不得的。正確的方法，是「觀其象以求其真」，即透過表面現象細辨墨質，質優墨必真，反之則偽，古書中將這種方法稱為「心視」。

古人製墨的根本大法與要求是：「煙細膠新，杵熟（萬杵不厭）蒸勻（九蒸回澤），色不染手，光可射人」，磨研試之，則「堅而能潤，黝而有光，紙筆不膠，入紙不暈」（明邢侗《墨紀》）。由是優質墨自有其特徵與標準：一、黑，色黑為墨之本，灰白不黑者必劣、必偽。二、光，黑而光為墨之神，其狀「湛湛如小兒目睛」（坡公語），偽劣者必無神光。紫光為上，黑次之，青又次之，餘不足論。三、堅，邊際可截紙，彈之鏗鏗然作金石聲。四、香，氣芳潔，松香、藥香、腦麝香經久、

（UNESCO）申請，將包括墨、筆、紙、硯的「文房四寶」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，這是民族之光，亦是世界文明之光。應有更多專家、學者和收藏愛好者參與收藏、研究古墨。除盡可能蒐集更多歷史遺珍外，必須建立一門「墨學」——古墨的學術體系，讓墨文化更有系統、更有深度地展現於世人面前，就像古玉有玉學、鼎彝碑刻有金石學一樣。要有人來寫一部墨史。

墨的時代（指大量生產、廣泛使用的時代）結束已將近一個世紀，尚無一部完整詳明的墨史問世，後人欠了前人一筆帳。北京周紹良氏曾準備寫一部，周氏是當代最適宜從事此項艱巨工作的前輩，其《清代名墨叢談》、《蓄墨小言》二書，係研究清墨的扛鼎之作，惜數年前以八十六歲高齡騎鶴西歸，是古墨界的莫大損失。筆者不自量，亦曾有意為之，奈何歲月蹉跎，光陰老去，二豎侵擾，已有心無力。期望海內墨友，早日完成撰寫墨史這項重要使命。

作者為中國古文物研究學者